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鑑

廿六

北京
出版社

编

K204.3/0165

1342436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全译本

(第二十六册)

重庆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学院
图书馆

K204.3

0165

重庆师大图书馆

北



CS1518863

目 录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五

唐纪八十一 起阙逢困敦五月，尽柔兆摄提格，
凡二年有奇。 (7657)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六

后梁纪一 起强圉单阏，尽著雍执徐七月，
凡一年有奇。 (768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七

后梁纪二 起著雍执徐八月，尽重光协洽二月，
凡二年有奇。 (7712)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八

后梁纪三 起重光协洽三月，尽昭阳作噩十一月，
凡二年有奇。 (7742)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九

后梁纪四 起昭阳作噩十二月，尽强圉赤奋若六月，
凡三年有奇。 (777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

后梁纪五 起强圉赤奋若七月，尽屠维单阏九月，
凡二年有奇。 (7805)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一

后梁纪六 起屠维单阏十月，尽玄默敦牂，
凡三年有奇。 (7836)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二

后唐纪一 昭阳协洽，一年。…………… (7861)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三

后唐纪二 起阏逢涸滩，尽旃蒙作噩十月，
凡一年有奇。…………… (7891)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五

唐纪八十一 起阙逢困敦五月，尽柔兆摄提格，凡二年有奇。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

天祐元年

五月，丙寅，加河阳节度使张汉瑜同平章事。

帝宴朱全忠与百官于崇勋殿，既罢，复召全忠宴于内殿。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来，可令敬翔来。”全忠遣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东还，乙亥，至大梁。

忠义节度使赵匡凝遣水军上峡攻王建夔州，知渝州王宗阮等击败之。万州刺史张武作铁链绝江中流，立栅于两端，谓之“锁峡”。

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传檄合兵以讨朱全忠。全忠以镇国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

唐纪八十一唐昭宗天祐元年（公元904年）

五月丙寅（初二），朝廷加授河阳节度使张汉瑜为同平章事。

昭宗在崇政殿宴请朱全忠及文武百官。宴席散后，昭宗又召朱全忠进内殿饮宴；朱全忠疑心昭宗要谋害自己，不进去。昭宗说：“朱全忠不想来，可以让敬翔进来。”朱全忠指使敬翔离开，说：“敬翔也醉了。”辛未（初七），朱全忠东归；乙亥（十一日），朱全忠回到大梁。

忠义节度使赵匡凝派遣水军溯流上三峡，攻打王建所辖之夔州，主管渝州事务的王宗阮等将他们打败。万州刺史张武作粗铁绳断绝长江水流中央的航道，在两端设立栅栏，称为“锁峡”。

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传布檄文合兵征讨朱全忠。朱全忠任命镇国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都统，带领步兵、骑兵数万人攻

都统，将步骑数万击之；命保大节度使刘鄩弃鄜州，引兵屯同州。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讨茂贞等。秋，七月，甲子，过东都入见。壬申，至河中。

西川诸将劝王建乘李茂贞之衰，攻取凤翔。建以问节度判官冯涓，涓曰：“兵者凶器，残民耗财，不可穷也。今梁、晋虎争，势不两立，若并而为一，举兵向蜀，虽诸葛亮复生，不能敌矣。凤翔，蜀之藩蔽，不若与之和亲，结为昏姻，无事则务农训兵，保固疆场，有事则观其机事，观衅而动，可以万全。”建曰：“善！茂贞虽庸才，然有强悍之名，远近畏之，与全忠力争则不足，自守则有馀，使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与茂贞修好。丙子，茂贞遣判官赵铤如西川，为其侄天雄节度使继勋求婚，建以女妻之。茂贞数求货及甲兵于建，建皆与之。

王建赋敛重，人莫敢言。冯涓因建生日献颂，先美功德，后言生民之苦。建愧谢曰：“如君忠谏，功业何忧！”赐之金帛。自是赋敛稍损。

初，朱全忠自凤翔迎车驾还，见德王裕眉目疏秀，且年

击岐州、命令保大节度使刘鄩放弃鄜州，带兵前往同州驻扎。癸丑（二十日），朱全忠统帅大军自大梁出发，向西征讨李茂贞等。秋季，七月甲子（初二），朱全忠路过东都洛阳，入城朝见昭宗；壬申（初十），到达河中。

西川诸将劝节度使王建乘李茂贞衰弱的时机，攻取凤翔。王建为此询问节度判官冯涓，冯涓说：“战争是凶器，残害百姓，耗损钱财，因此，不应穷兵黩武。现在大梁朱全忠、晋阳李克用两虎相争，势不两立，如果朱全忠、李克用的两支军队合而为一，发兵攻蜀，即使诸葛亮再生，也是不能抵挡的。凤翔是蜀的屏障，不如与李茂贞和睦亲善，结为婚姻，无事就致力农业生产，操练军队，保卫巩固边界，有事就察看时机，看准破绽而行动，可以万无一失。”王建说：“好！李茂贞虽然是个庸才，然而有勇猛无所顾忌的名声，远近都怕他，与朱全忠拼力抵抗虽不足，但保卫自己却有余，使他作为我的屏障，得利很多啊！”于是，与李茂贞建立亲善关系。丙子（十四日），李茂贞派遣判官赵铤前往西川，替他的侄子天雄节度使李继勋求婚；王建把女儿嫁给李继勋为妻。李茂贞多次向王建求索财物及铠甲兵器，王建都给了他。

王建征收赋税很重，没有人敢说。冯涓借王建的生日进献颂词，先称赞他的功德，后陈述百姓的疾苦。王建看了非常惭愧，致谢说：“像您这样忠言直谏，成就功业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于是，赏赐给冯涓金帛。从此赋税略有减少。

当初，朱全忠自凤翔迎接昭宗车驾返回长安，见德王李裕眉目清秀，并且已经成年，

齿已壮，恶之，私谓崔胤曰：“德王尝奸帝位，岂可复留！公何不言之！”胤言于帝。帝问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间，臣安敢窃议，此崔胤卖臣耳。”帝自离长安，日忧不测，与皇后终日沉饮，或相对涕泣。全忠使枢密使蒋玄晖伺察帝，动静皆知之。帝从容谓玄晖曰：“德王朕之爱子，全忠何故坚欲杀之？”因泣下，啗中指血流。玄晖具以语全忠，全忠愈不自安。

时李茂贞、杨崇本、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移檄往来，皆以兴复为辞。全忠方引兵西讨，以帝有英气，恐变生于中，欲立幼君，易谋禅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阳，与玄晖及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等图之。

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晖选龙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宫门，言军前有急奏，欲面见帝。夫人裴贞一开门见兵，曰：“急奏何以兵为？”史太杀之。玄晖问：“至尊安在？”昭仪李渐荣临轩呼曰：“宁杀我曹，勿伤大家！”帝方醉，遽起，单衣绕柱走，史太追而弑之。渐荣以身蔽帝，太亦杀之。又欲杀何后，后求哀于玄晖，乃释之。

很厌恶他，暗中对崔胤说：“德王曾经窃据帝位，哪里能够再留下！您为什么不下向陛下说！”崔胤把朱全忠的话向昭宗说了。昭宗问朱全忠，朱全忠说：“陛下父子之间的事情，我怎么敢私下议论，这是崔胤出卖我罢了。”昭宗自从离开长安，每天担忧发生意外事变，整天与何皇后沉湎酒中，或者相对哭泣。朱全忠让枢密使蒋玄晖打探昭宗的言行，昭宗的动静他都知道。昭宗从容对蒋玄晖说：“德王是朕的爱子，朱全忠为什么一定要杀他？”因此落泪，咬中指流血不止。蒋玄晖将此情形详细告诉朱全忠，朱全忠更加不安。

当时，李茂贞、杨崇本、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往来传送檄文，都以复兴皇室为辞。朱全忠正在率领军队向西讨，因昭宗有英武之气，恐怕宫中产生变故，想要另立幼君，以谋求禅让替代。于是，朱全忠派遣判官李振到洛阳，与蒋玄晖及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等谋划。

八月壬寅（十一日），昭宗在何皇后殿内，枢密使蒋玄晖挑选龙武牙官史太等一百人，在夜里敲击宫门，说军事前线有急事奏报，要面见昭宗。夫人裴贞一开门看到兵士，说：“有急事奏报用兵士做什么？”史太杀了她。蒋玄晖问：“陛下在哪里？”昭仪李渐荣对窗大叫道：“宁可杀了我们，不要伤害陛下！”昭宗刚醉，慌忙起来，穿着单衣绕柱逃跑，史太追上并把他杀死。李渐荣用身体遮挡昭宗，史太也杀了她。史太又要杀何皇后，何皇后向蒋玄晖哀求，才放了她。

癸卯，蒋玄晖矫诏称李渐荣、裴贞一弑逆，宜立辉王祚为皇太子，更名祝，监军国事。又矫皇后令，太子于柩前即位。宫中恐惧，不敢出声哭。丙午，昭宣帝即位，时年十三。

李克用复以张承业为监军。

淮南将李神福攻鄂州未下，会疾病，还广陵，杨行密以舒州团练使泌阳刘存代为招讨使。神福寻卒。宣州观察使台濛卒，杨行密以其子牙内诸军使渥为宣州观察使，右牙都指挥使徐温谓渥曰：“王寝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奸臣之谋。佗日相召，非温使者及王令书，慎无亟来！”渥泣谢而行。

九月，己巳，尊皇后为皇太后。

朱全忠引兵北屯永寿，南至骆谷，凤翔、邠宁兵竟不出。辛未，东还。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朱全忠闻朱友恭等弑昭宗，阳惊，号哭自投于地，曰：“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癸巳，至东都，伏梓棺恸哭流涕，又见帝自陈非己志，请讨贼。先是，护驾军士有掠米于市者，甲午，全忠妻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

癸卯（十二日），蒋玄晖假传诏令，称李渐荣、裴贞一谋杀昭宗，应当立辉王李祚为皇太子，更名李祝，代理军国政事。又假传皇后令，太子于灵柩前即位。宫中一片恐惧气氛，不敢哭出声来。丙午（十五日），昭宣帝即位，时年十三岁。

李克用又任命张承业为监军。

淮南将领李神福攻打鄂州，没有攻克，适逢病重，回广陵，杨行密以舒州团练使泌阳刘存代为招讨使；李神福不久就死了。宣州观察使台濛去世，杨行密以自己的儿子牙内诸军使杨渥为宣州观察使。右牙都指挥使徐温对杨渥说：“吴王卧病，而令嫡子出藩，这一定是奸臣的阴谋。他日召您回来，不是我派遣的使者及吴王的令书，千万不要马上回来！”杨渥哭着道谢，就上路了。

九月己巳（初八），昭宣帝尊何皇后为皇太后。

朱全忠带领的军队北边驻扎永寿，南边到达骆谷，凤翔、邠宁的军队竟不出战。辛未（初十），朱全忠率军东还。

冬季，十月，辛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朱全忠听到朱友恭等杀死昭宗的消息，佯装震惊，放声大哭，自己扑倒在地上，说：“奴才们害死我了，让我千秋万代蒙受恶名！”癸巳（初三），朱全忠到达东都洛阳，伏在昭宗的灵柩上痛哭流涕；又进见昭宣帝，自陈杀死昭宗不是自己的意思，请求讨伐乱臣贼子。在这之先，护卫皇帝的军士有在市上抢米的，甲午（初四），朱全忠奏参朱友恭、氏

侵扰市肆，友恭贬崖州司户，复姓名李彦威，叔琮贬白州司户，寻皆赐自尽。彦威临刑大呼曰：“卖我以塞天下之谤，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后乎！”

丙申，天平节度使张全义来朝。丁酉，复以全忠为宣武、护国、宣义、天平节度使，以全义为河南尹兼忠武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乙巳，全忠辞赴镇，庚戌，至大梁。

镇国节度使朱友裕薨于梨园。

光州叛杨行密，降朱全忠，行密遣兵围之，与鄂州皆告急于全忠。十一月，戊辰，全忠自将兵五万自颍州济淮，军于霍丘，分兵救鄂州。淮南兵释光州之围还广陵，按兵不出战，全忠分命诸将大掠淮南以困之。

钱镠潜遣衢州罗城使叶让刺杀史陈璋，事泄。十二月，璋斩让而叛，降于杨行密。

初，马殷弟竇，性沉勇，事孙儒，为百胜指挥使。儒死，事杨行密，屡有功，迁黑云指挥使。行密尝从容问其兄弟，乃知为殷之弟，大惊曰：“吾常怪汝器度瓌伟，果非常人，当遣汝归。”竇泣辞曰：“竇淮西残兵，大王不杀而宠

叔琮不能约束士卒，侵扰街市店铺，犯朱友恭贬为崖州司马，恢复原姓名李彦威，氏叔琮贬为白州司马，不久都赐令自杀。李彦威自杀前大声呼喊说：“出卖我来堵塞天下的谴责，但拿鬼神怎么办！如此行事，还指望有后代吗！”

丙申（初六），平天节度使张全义来朝见。丁酉（初七），又任命朱全忠为宣武、护国、宣义、天平节度使；任命张全义为河南尹兼忠武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乙巳（十五日），朱全忠告别前往藩镇，庚戌（二十日）到大梁。

镇国节度使朱友裕在梨园行营谢世。

光州背弃杨行密，投降朱全忠，杨行密派遣军队包围光州。光州与鄂州都向朱全忠告急。十一月戊辰（初八），朱全忠亲自统帅五万军队自颍州渡过淮河，在霍丘驻扎，分派军队援救鄂州。淮南军队解除对光州的包围返回广陵，按兵不出来迎战，朱全忠分派诸将大肆虏掠淮南来让广陵陷于困境。

钱镠暗中派遣衢州罗城使叶让杀死衢州刺史陈璋，事情泄露。十二月，陈璋斩杀叶让而背叛钱镠，投降杨行密。

当初，武安节度使马殷的弟弟马竇，生性沉着勇敢，侍奉孙儒，任百胜指挥使。孙儒死后，侍奉杨行密，多次立有战功，升任黑云指挥使。杨行密曾无意中询问他的兄弟，才知道是马殷的弟弟，大为吃惊，说：“我常常奇怪你的器度奇特，果然不是平常的人。应当让你回去。”马竇哭着推辞说：“我是淮西的残兵，大王不杀而宠信任用。湖南离此不远，曾经得到哥哥的讯问，我服侍大王已

任之；湖南地近，尝得兄声问，竇事大王久，不愿归也。”行密固遣之。是岁，竇归长沙，行密亲饯之郊。

竇至长沙，殷表竇为节度副使。它日，殷议入贡天子，竇曰：“杨王地广兵强，与吾邻接，不若与之结好，大可以为缓急之援，小可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杨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讨，罪将及吾。汝置此论，勿为吾祸！”

初，清海节度使徐彦若遣表荐副使刘隐权留后，朝廷以兵部尚书崔远为清海节度使。远至江陵，闻岭南多盗，且畏隐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远还。隐遣使以重赂结朱全忠，乃奏以隐为清海节度使。

经很久，不愿意回去了。”杨行密坚决让他回去。这一年，马竇回长沙，杨行密亲自到郊外为他送行。

马竇到长沙，马殷上表请任马竇为节度副使。有一天，马殷与马竇商议向皇上进贡的事，马竇说：“杨王地广兵强，与我疆界接连，不如与他结为友好，从大处说可以作为缓急之援，从小处讲可以有通商旅之利。”马殷变色说：“杨王不侍奉天子，一旦朝廷发兵征讨，罪将涉及我们。你放弃这种主张，不要为我招祸！”

当初，清海节度使徐彦若临终上表推荐副使刘隐代理留后，朝廷任命兵部尚书崔远为清海节度使。崔远抵达江陵，听说岭南盗贼很多，并且害怕刘隐不接受，不敢前进，朝廷召崔远回京师。刘隐派遣使者用重贿结交朱全忠，朱全忠于是奏请以刘隐为清海节度使。

昭宣光烈孝皇帝

天祐二年

春，正月，朱全忠遣诸将进兵逼寿州。

润州团练使安仁义勇决得士心，故淮南将王茂章攻之，逾年不克。杨行密使谓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能束身自归，当以汝为行军副使，但不掌兵耳。”仁义不从。茂章为地道入城，遂克之。仁义举族登楼，众不敢逼。先是攻城诸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乙丑，公元905年）

春季，正月，朱全忠派遣诸将率兵进逼寿州。

润州团练使安仁义勇敢决断，深得军心，所以淮南将领王茂章攻打润州，过了一年没有攻下。杨行密派遣使者对安仁义说：“你的功劳我不会忘记，能够自缚归来，当让你任行军副使，只是不掌兵权罢了。”安仁义没有投降。王茂章挖地道进城，于是占据了润州。安仁义带全族上楼，众人不敢逼近。此前，攻城各将领望见安仁义就骂他，仅有李德诚

将见仁义辄骂之，惟李德诚不然，至是仁义召德诚登楼，谓曰：“汝有礼，吾今以为汝功。”且以爱妾赠之。乃掷弓于地，德诚掖之而下，并其子斩于广陵市。

两浙兵围陈询于睦州，杨行密遣西南招讨使陶雅将兵救之。军中夜惊，士卒多逾垒亡去，左右及裨将韩球奔告之，雅安卧不应，须臾自定，亡者皆还。钱鏐遣其从弟镒及指挥使顾全武、王球御之，为雅所败，虜镒及球以归。

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师范。

全忠围寿州，州人闭壁不出。全忠乃自霍丘引归，二月，辛卯，至大梁。

李振至青州，王师范举族西迁，至濮阳，素服乘驴而进。至大梁，全忠客之。表李振为青州留后。

戊戌，以安南节度使、同平章事朱全昱为太师，致仕。全昱，全忠之兄也，憨朴无能，先领安南，全忠自请罢之。

是日社，全忠使蒋玄晖邀昭宗诸子：德王裕、棣王栩、虔王禔、沂王禔、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祺、雅王慎、琼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缢杀之，投尸池中。

不这样，到这时，安仁义召李德诚登楼，对他说：“你有礼貌，我现在把功劳给你。”并且将自己的爱妾赠送给他。于是，把弓箭扔在地上。李德诚夹着安仁义下楼，连同他的儿子在广陵街市斩首。

两浙军队在睦州把陈询包围，杨行密派遣西南招讨使陶雅率领军队前去援助。陶雅的军营中夜里受惊，许多士卒越过营垒逃离，左右及裨将韩球跑来报告陶雅，陶雅安睡不理。片刻便自行安定，逃离的士卒都回来了。钱鏐派遣他的堂弟钱镒及指挥使顾全武、王球抵御，被陶雅打败，俘虏钱镒及王球返回广陵。

庚午（十一日），朱全忠任命李振主持青州事务，代替王师范。

朱全忠包围寿州，州人关闭营垒不出战。朱全忠于是从霍丘带兵返回，二月辛卯（初二）到大梁。

李振到青州，王师范全族西迁，到濮阳，换上素服骑驴前进。抵达大梁，朱全忠以客人对待。上表请任李振为青州留后。

戊戌（初九），朝廷以安南节度使、同平章事朱全昱为太师，退休。朱全昱是朱全忠的哥哥，憨厚朴实，没有才能，先兼任安南，朱全忠自己要求罢免他。

这一天是社日，朱全忠让蒋玄晖邀请唐昭宗诸子德王李裕、棣王李栩、虔王李禔、沂王李禔、遂王李禕、景王李祕、祁王李祺、雅王李慎、琼王李祥，在九曲池摆酒，喝得酣醉，把他们全都勒死，抛尸九曲池中。

朱全忠遣其将曹延祚将兵与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将刘存攻拔之，执洪、延祚及汴兵行余人送广陵，悉诛之。杨行密以存为鄂岳观察使。

己酉，葬圣穆景文孝皇帝于和陵，庙号昭宗。

三月，庚午，以王师范为河阳节度使。

戊寅，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独孤损同平章事，任静海节度使；以礼部侍郎河间张文蔚同平章事。甲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枢为左仆射，崔远为右仆射，并罢政事。

初，柳璨及第，不四年为宰相，性倾巧轻佻。时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枢、崔远、独孤损皆朝廷宿望，意轻之，璨以为憾。和王傅张廷范，本优人，有宠于全忠，奏以为太常卿。枢曰：“廷范勋臣，幸有方镇，何籍乐卿！恐非元帅之旨。”持之不下。全忠闻之，谓宾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识真纯，不入浮薄之党，观此议论，本态露矣。”璨因此并远、损谗于全忠，故三人皆罢。

以吏部侍郎杨涉同平章事。涉，收之孙也，为人和厚恭谨，闻当为相，与家人相泣，谓其子凝式曰：“此吾家

朱全忠派遣他的部将曹延祚带领军队与杜洪共同守卫鄂州。庚子（十一日），淮南将领刘存攻取鄂州，活捉杜洪、曹延祚及汴州兵士一千余人送往广陵，把他们全部杀死。杨行密任命刘存为鄂岳观察使。

己酉（二十日），把圣穆景文孝皇帝葬于和陵，庙号昭宗。

三月庚午（十一日），朝廷任命王师范为河阳节度使。

戊寅（十九日），朝廷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独孤损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任命礼部侍郎河间张文蔚同平章事。甲申（二十五日），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枢为左仆射，崔远为右仆射，一块停止参与政事。

起初，柳璨中进士，不到四年升为宰相，生性乖巧轻浮。当时皇上左右都是朱全忠的亲信，柳璨想尽办法去侍奉他们。同时位列宰相的裴枢、崔远、独孤损都是朝廷深孚重望的人，心中看轻他，柳璨以此忌恨在心。和王李福的师傅张廷范本是戏子，朱全忠宠爱信任他，柳璨奏请任命他为太常卿。裴枢说：“张廷范是有功劳的大臣，有方镇来安置他，何必给他掌管礼乐的太常卿！恐怕不是元帅的意思。”相持不下。朱全忠听到这些话，对宾客僚佐说：“我常以为裴十四的器量见识真诚纯粹，不入轻浮浅薄之流，观此议论，本来的面目显露出来了。”柳璨借此在朱全忠面前诋毁裴枢以及崔远、独孤损，所以三人都被罢去宰相之职。

朝廷任命吏部侍郎杨涉为同平章事。杨涉是杨收的孙子。为人和善宽厚，恭敬谨慎，听到任为宰相，与家里人相对哭泣，对他的儿子杨凝式说：“这是我家的不幸，一定成为

之不幸也，必为汝累。”

加清海节度使刘隐同平章事。

壬辰，河东都押牙盖寓卒，遗书劝李克用省营缮，薄赋敛，求贤俊。

夏，四月，庚子，有彗星出西北。

淮南将陶雅会衢、睦兵攻婺州，钱镠遣其弟鏐将兵救之。

五月，礼院奏，皇帝登位应祀南郊，敕用十月甲午行之。

乙丑，彗星长竟天。

柳璨恃朱全忠之势，恣为威福。会有星变，占者曰：“君臣俱灾，宜诛杀以应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于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横议，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灾异。”李振亦言于朱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且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全忠以为然。癸酉，贬独孤损为棣州刺史，裴枢为登州刺史，崔远为莱州刺史。乙亥，贬吏部尚书陆辰为濮州司户，工部尚书王溥为淄州司户。庚辰，贬太子太保致仕赵崇为曹州司户，兵部侍郎王赞为潍州司户。自余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

你的托累。”

清海节度使刘隐加封同平章事。

壬辰（疑误），河东都押牙盖寓死，遗书劝李克用减少营建工程，减轻赋税，征求贤才。

夏季，四月庚子（十二日），有彗星在西方出现。

淮南将领陶雅会同衢州、睦州的军队攻打婺州，钱镠派遣他的弟弟钱鏐率兵前去增援。

五月，礼院上奏，皇帝登位应当祭祀南郊；敕令在十月甲午（初九）举行。

乙丑（初七），彗星尾长贯穿天空。

柳璨仗恃朱全忠的势力，肆意作威作福。适逢有彗星出现，占卜的人说：“君臣都有灾难，应该诛杀以应天意。”柳璨因此向朱全忠上书列举他平日所不喜欢的人说：“这些人都聚集同伙横加议论，怨恨不满，应该用他们遏止灾祸。”李振也对朱全忠说：“朝政不能治理的缘故，确实是由于官员中的轻浮浅薄之徒紊乱法纪；况且大王想要图谋大事，这些人都是朝廷中难于驯服的人，不如全部除去他们。”朱全忠以为是这样。癸酉（十五日），贬独孤损为棣州刺史，裴枢为登州刺史，崔远为莱州刺史。乙亥（十七日），贬吏部尚书陆辰为濮州司户，工部尚书王溥为淄州司户。庚辰（二十二日），贬以太子太保退休的赵崇为曹州司户，兵部侍郎王赞为潍州司户。其余或者豪门贵胄，或者科举及第，在三省台阁任职，以名节自居，声誉政迹稍为显著的人，全被指为轻浮浅薄，贬官驱逐连日不断，朝中官员为之一空。辛巳（二十

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以为浮薄，贬逐无虚日，搢绅为之一空。辛巳，再贬裴枢为澧州司户，独孤损为琼州司户，崔远为白州司户。

甲申，忠义节度使赵匡凝遣使修好于王建。

六月，戊子朔，敕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扈、王溥、赵崇、王赞等并所在赐自尽。

时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

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窜逐者，时人谓之鸱枭。见朝士皆顾指气使，旁若无人。

全忠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木宜为车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捫言“宜为车轂”者悉扑杀之。

己丑，司空致仕裴贲贬青州司户，寻赐死。

柳璨余怨怒所注，犹不啻十

三日），又贬裴枢为澧州司户，独孤损为琼州司户，崔远为白州司户。

甲申（二十六日），忠义节度使赵匡凝派遣使者和王建和好。

六月戊子朔（初一），敕令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扈、王溥、赵崇、王赞等同时在当地赐令自尽。

当时朱全忠把裴枢等人及被贬损的朝中官员三十余人聚集在滑州白马驿，一个晚上把他们全部杀死，将尸体投入黄河。起初，李振屡次参加进士考试，结果不中，所以很妒忌科举出身的官员，对朱全忠说：“这些人常自称为清流，应该把他们投入黄河，使他们成为浊流！”朱全忠笑着依从了李振。

李振每次从汴州到洛阳，朝廷必定有被放逐的官员，当时人称他为猫头鹰。每见朝中的官员，都是顾指气使，旁若无人。

朱全忠曾经与属官及游客坐在大柳树下，朱全忠自言自语地说：“这株柳树适宜于做车轂。”属官没有附和。有几个游客起身响应说：“适宜做车轂。”朱全忠勃然大怒，声音严厉地说：“书生之辈喜好顺口附和以玩弄人，都像这样！车轂必须用榆木制作，柳木岂能制作！”环视左右的人说：“还等什么！”左右数十人，拉出说“适宜做车轂”的游客全都打死。

己丑（初二），辞官家居的司空裴贲，被贬为青州司户，不久赐死。

柳璨余怨怒所及，还不止数十人，张文

数，张文蔚力解之，乃止。

时士大夫避乱，多不入朝，壬辰，敕所在州县督遣，无得稽留。前司勋员外郎李延古，德裕之孙也，去官居平泉庄，诏下未至，戊申，责授卫尉寺主簿。

秋，七月，癸亥，太子宾客致仕柳逊贬曹州司马。

庚午夜，天雄牙将李公佐与牙军谋乱，罗绍威觉之；公佐焚府舍，剽掠，奔沧州。

八月，王建遣前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宗贺等将兵击昭信节度使冯行袭于金州。

朱全忠以赵匡凝东与杨行密交通，西与王建结昏，乙未，遣武宁节度使杨师厚将兵击之，己亥，全忠以大军继之。

处州刺史卢约使其弟佖攻陷温州，张惠奔福州。

钱鏐遣方永珍救婺州。

初，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司空图弃官居虞乡王官谷，昭宗屡征之，不起。柳璨以诏书征之，图惧，诣洛阳入见，阳为衰野，坠笏失仪。璨乃复下诏，略曰：“既养高以傲代，类移山以钓名。”又曰：“匪夷匪惠，难居公正之朝。可放还山。”图，临淮人也。

蔚尽力劝说，才停止。

当时士大夫逃避祸乱，多不到朝廷来。壬辰（初五），敕令所在州县督催遣送他们到东都洛阳来，不得逗留。前司勋员外郎李延古是李德裕的孙子，离官住在河南府的平泉庄，诏令下达后没有到洛阳来，戊申（二十一日）责授卫尉寺主簿。

秋季，七月癸亥（初六），以太子宾客退休的柳逊被贬为曹州司马。

庚午（十三日）夜里，天雄牙将李公佐与牙军谋划叛乱，天雄节度使罗绍威察觉了他们的活动；李公佐焚烧节度使府舍，抢劫虏掠，逃奔沧州。

八月，王建派遣前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宗贺等率兵在金州攻击昭信节度使冯行袭。

朱全忠因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东面与杨行密彼此相通，西面与王建结为婚姻，乙未（初九），派遣武宁节度使杨师厚领兵前去攻打他；己亥（十三日），朱全忠亲自统帅大军随后前进。

处州刺史卢约派遣他的弟弟卢佖攻下温州，张惠逃奔福州。

钱鏐派遣方永珍救援婺州。

起初，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司空图放弃官职住在虞乡王官谷，唐昭宗多次征召他，都不出来做官。柳璨用诏书征召他，司空图害怕，到洛阳入朝进见，佯装是衰老粗野，朝笏掉落，丧失仪态。柳璨于是又颁下诏书，大概说：“司空图既自命清高来轻蔑世人，却似扬言移山者沽名钓誉。”又说：“司空图不是伯夷，也不是柳下惠，难以在公平正直的朝廷里担任官职，可以放他回山。”司空图是临淮人。

杨师厚攻下唐、邓、复、郢、随、均、房七州，朱全忠军于汉北。九月，辛酉，命师厚作浮梁于阴谷口，癸亥，引兵度汉。甲子，赵匡凝将兵二万陈于汉滨，师厚与战，大破之，遂傅其城下。是夕，匡凝焚府城，帅其族及麾下士沿汉奔广陵。乙丑，师厚入襄阳；丙寅，全忠继至。

匡凝至广陵，杨行密戏之曰：“君在镇，岁以金帛输朱全忠，今败，乃归我乎？”匡凝曰：“诸侯事天子，岁输贡赋乃其职也，岂输贼乎！今日归公，正以不从贼故耳。”行密厚遇之。

丙寅，封皇弟禔为颍王，祐为蔡王。

丁卯，荆南节度使赵匡明帅众二万，弃城奔成都。戊辰，朱全忠以杨师厚为山南东道留后，引兵击江陵。至乐乡，荆南牙将王建武遣使迎降。全忠以都将贺瓌为荆南留后。全忠寻表师厚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王宗贺等攻冯行袭，所向皆捷。丙子，行袭奔金州，奔均州。其将全师朗以城降。王建武更师朗姓名曰王宗朗，补金州观察使，割渠、巴、开三州以隶之。

乙酉，诏更用十一月癸酉

杨师厚攻下唐、邓、复、郢、随、均、房七州，朱全忠驻军在汉江北岸。九月辛酉（初五），朱全忠命令杨师厚在阴谷口作浮桥；癸亥（初七），率兵渡过汉水。甲子（初八），赵匡凝率领二万军队在汉水边上列阵，杨师厚和他作战，把他打得大败，于是逼近襄阳城下。当天晚上，赵匡凝焚烧府城襄阳，率领他的族人及部下将士沿汉水逃往广陵。乙丑（初九），杨师厚到达襄阳；丙寅（初十），朱全忠跟着到达。

赵匡凝到达广陵，杨行密跟他开玩笑说：“您在藩镇，每年用金帛进纳给朱全忠，现在败了，这才归依我吗？”赵匡凝说：“诸侯为天子做事，每年缴纳赋税是他的职分，哪里是缴纳给贼人朱全忠呢！今天归依您，正是因为不从贼人的缘故。”杨行密厚待他。

丙寅（初十），敕封皇弟李禔为颍王，李祐为蔡王。

丁卯（十一日），荆南节度使赵匡明率领二万军队放弃江陵城投奔成都。戊辰（十二日），朱全忠以杨师厚为山南东道留后，率兵进攻江陵；到达乐乡，荆南牙将王建武派遣使者迎接投降。朱全忠任命都将贺瓌为荆南留后。不久，朱全忠上表奏请任命杨师厚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王宗贺等进攻冯行袭，打到哪里都取得胜利。丙子（二十日），冯行袭放弃金州，逃往均州，他的部将全师朗献城投降。王建武将全师朗姓名改作王宗朗，补授金州观察使，分割渠、巴、开三州归他管辖。

乙酉（二十九日），诏令改用十一月癸酉

亲郊。

淮南将陶雅、陈璋拔婺州，执刺史沈夏以归。杨行密以雅为江南都招讨使，歙、婺、衢、睦观察使，以璋为衢、婺副招讨使。璋攻暨阳，两浙将方习败之。习进攻婺州。

濠州团练使刘金卒，杨行密以金子仁规知濠州。

杨行密长子宣州观察使渥，素无令誉，军府轻之。行密寝疾，命节度判官周隐召渥。隐性褊直，对曰：“宣州司徒轻易信谗，喜击球饮酒，非保家之主。馀子皆幼，未能驾驭诸将。庐州刺史刘威，从王起细微，必不负王，不若使之权领军府，俟诸子长以授之。”行密不应。左右牙指挥使徐温、张顼言于行密曰：“王平生出万死，冒矢石，为子孙立基业，安可使它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隐，舒州人也。

它日，将佐问疾，行密目留幕僚严可求。众出，可求曰：“王若不讳，如军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隐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与徐温诣隐，隐未出见，牒犹在案上，可求即与温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可求，同州人也。行密以润州团练使王茂章为宣州观察

(十九日)亲自举行郊祀。

淮南将领陶雅、陈璋夺取婺州，生擒刺史沈夏而回。杨行密任命陶雅为江南都招讨使，歙、婺、衢、睦观察使；任命陈璋为衢、婺副招讨使。陈璋攻打暨阳，两浙将领方习把他打败。方习攻打婺州。

濠州团练使刘金去世，杨行密任命刘金的儿子刘仁规主持濠州事务。

杨行密的长子宣州观察使杨渥，向来没有好名声，节度使府的人都瞧不起他。杨行密卧病，派遣节度判官周隐前去召回杨渥。周隐为人愚直，回答说：“宣州司徒杨渥轻易听信谗言，喜好击球饮酒，不是保家的主人，其余的儿子都幼小，不能控制各位将领。庐州刺史刘威，跟从您从低贱时兴起，一定不辜负您，不如让他暂时代领军府事务，等到诸子长大再传给他们。”杨行密不应声。左右牙指挥使徐温、张顼对杨行密说：“您一生出万死，冒箭石，为子孙建立基业，怎么能让别人占有它呢！”杨行密说：“我死也瞑目了。”周隐是舒州人。

某一天，将领、佐官探视病情，杨行密用眼睛暗示幕僚严可求留下来；众人出去后，严可求说：“您如有不测，军府怎么办？”杨行密说：“我命周隐前去召回杨渥，现在苟延残喘等待他。”严可求和徐温到周隐处，周隐没有出来见面，牒文还在桌子上，严可求就与徐温取了牒文，派遣使者前往宣州召回杨渥。严可求是同州人。杨行密任命润州团练使王茂章为宣州观察使。